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十季

龙舟载乡愁

柴进



在时光的褶皱里,总有一抹鲜亮的色彩,如晨曦穿透薄雾,在心底晕染出永不褪色的画卷。于我而言,那劈波斩浪的龙舟竞渡,便是这样一场镌刻在血脉中的盛事。

记忆中的江南水乡,端午总是裹挟着粽叶的清香与艾草的辛烈。河畔的杨柳垂绦轻拂,家家户户的门楣上悬着青翠的菖蒲,孩童手腕系着五彩丝线,蹦跳着追逐卖雄黄酒的小贩。而最令人翘首以盼的,莫过于镇口老码头那场声势浩大的龙舟赛。桨声、鼓声、吆喝声,交织成了一支沸腾的端午序曲。

天还未亮透,我便跟着阿嬷去江边采露水。她说端午的晨露能祛百病,我却只顾盯着河面上若隐若现的龙舟影子——它们静卧在薄雾中,宛如蛰伏的蛟龙。码头上早已挤满了人,老船工们弓着腰,用桐油一遍遍擦拭船身,木纹在油光下泛出琥珀色的光泽;龙头高耸,朱漆点睛,金鳞片分明,仿佛下一秒就要昂首长吟。年轻的桨手们赤着上身,古铜色的脊背绷紧如弦,他们喊着号子将龙舟推入水中,激起一圈圈涟漪,也惊醒了沉睡的河面。

日头渐高,两岸人潮涌动。卖糖画的老人手腕翻飞,黄澄澄的糖浆凝成飞燕游龙;扎彩棚的匠人将竹篾弯成拱桥,缀满纸扎的荷花与鲤鱼。忽然,一声震天的鼓响撕开喧嚣,人群如潮水般向码头涌去。十二艘龙舟齐刷刷横列江心,船头的鼓手高举鼓槌,桨手们握紧木桨,目光如炬。岸上的老族长点燃了三柱高香,青烟袅袅升腾,与江面的水汽融为一体。刹那间,鼓点如暴雨倾盆,桨叶齐刷刷插入水中,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!

江面霎时沸腾起来。木桨起落

间,水花迸溅如珍珠落玉盘,在阳光下折射出了七彩光晕。鼓声越来越急,桨手们的吼声震得岸边槐树簌簌落花。领头那艘青鳞龙舟上,鼓手是个白发老者,他佝偻的背脊在击鼓时挺直如松,每一声鼓点都精准地踩在众人心跳的间隙。眼看红鳞舟要后来居上,青舟的尾桨手突然长啸一声,桨叶几乎贴水面横扫,船身猛地一窜,龙首冲破终点彩绸的瞬间,两岸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。

多年后,我在异国的唐人街再次见到龙舟竞渡。金发碧眼的青年们喊着生硬的中文号子,塑料龙首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荧光。然而,当鼓声响起时,那些笨拙的划桨姿势竟与记忆中的画面重叠——老船工布满茧子的手摩挲着龙头雕纹,阿嬷将雄黄酒细细涂抹在我的耳后,父亲把我扛在肩头,指着江心大喊:“看!青龙要抬头了!”湿润的风裹着粽香扑面而来,眼眶竟有些发热……

这传承千年的竞渡,早已超越了胜负之争。龙头高昂的姿态,是先祖对风调雨顺的祈愿;木桨划开的波纹,是游子绵延不绝的乡愁。如今它漂洋过海,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,像一粒倔强的种子,将文化的根系深深扎进五湖四海的土壤。当鼓点与心跳共振,当汗水和江水交融,仿佛看见时光长河里,无数双手将龙舟的缆绳一代代传递。

端午龙舟,不仅是一场力量的角逐,更是一曲血脉的吟唱。它把散落的星辰串成了银河,让漂泊的魂灵找到归航的灯塔。那些震耳欲聋的呐喊,那些飞溅的浪花,终将在某个潮湿的清晨,化作故园窗前的一滴清露,悄然落入思念的杯盏。

个小铃铛。

小猫们戴上五彩绳和铃铛后,可就不淡定了。它们好奇地低头看看,想把这奇怪的东西甩掉,却怎么也甩不掉。走起路来,铃铛叮当作响,吓得它们上蹿下跳,一会儿躲到桌子底下,一会儿又蹦到沙发上,那慌张又可爱的模样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而海星似乎知道这是小主人的心意,戴上五彩绳后,一直摇头摆尾,欢快得不得了。小外孙女为了显摆,牵着它出去溜达。一看到邻居,就骄傲地说:“阿姨,你看我家的狗也戴上了五彩绳,这可是我自己给它编的!”邻居阿姨夸她真棒、真机灵,海星好像也听懂了夸奖,摇尾巴摇得更欢了,铃铛声清脆悦耳,仿佛也在分享这份快乐。

看着小外孙女开心的模样,我心里满是温暖。小小的五彩绳,串起的不只是端午节的习俗,更是小外孙女那颗柔软又善良的心。她用自己的方式,把爱分给了家里的每一个小生命。在这简单的制作和分享中,传统习俗的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芽,而那份对生命的关爱,也如同五彩绳上的色彩,绚丽而美好,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原来,习俗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祈福避灾,更是教会我们如何把爱编织进生活的每一处细节,让每一根彩线都系住一份牵挂,让每一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
西瓜味的童年

袁家莉

夏日的风,裹挟着热浪,吹过乡下的田埂,也吹进了我的童年。那时的夏天,就像一颗熟透的西瓜,红瓤黑籽,甜得让人心醉。

儿时的夏天总与西瓜绑在一起。天还没亮透,爷爷就踩着露水往瓜田去。我趴在竹床上数房梁上的蜘蛛网,听远处传来“咔嚓”的脆响——准是爷爷在试瓜熟不熟。他总说:“拍西瓜要像拍自家孩子的屁股,得听回响。”这话把奶奶逗得直笑。

爷爷切西瓜时,动作总是格外庄重。他先从小水缸里舀一瓢清水洗了手,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西瓜放在竹编的小矮凳上。一把简易的水果刀在他手中仿佛成了宝剑,轻轻一划,瓜皮裂开,红艳艳的果肉便露了出来,汁水顺着刀锋流下来,滴在矮凳上,像一条蜿蜒的小溪。我和姐姐早已等不及,围坐在旁边,眼巴巴地望着那半剖开的西瓜,嘴角几乎要淌出口水来。

“慢点吃,别噎着。”爷爷笑着递给我们每人一块,我们接过时双手捧着,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似的。咬下去的那一刻,清凉甘甜的汁水瞬间在嘴里炸开,连牙齿都被染成了红色。我们吃得满脸都是汁水,嘴唇红得像抹了胭脂,还时不时发出“啊呜”“啧啧”的满足声。爷爷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,笑得眼角都皱成了花儿。

吃完西瓜后,我们还会把西瓜皮扔到地上,玩起踩西瓜皮的游戏。一个个跳着、笑着,踩在西瓜皮上,滑来滑去,常常摔得四脚朝天。每次摔倒,我们都会哈哈大笑,然后爬起来,继续玩。那欢快的笑声,在院子里回荡,也飘进了夏日的风里。

午后的阳光炽热,但我们的心却像西瓜一样凉丝丝的。吃完西瓜,我们躺在竹席上,听着蝉鸣和树叶沙沙的声音,眼皮渐渐沉重。偶尔睁开眼睛,还能看见爷爷坐在藤椅上打盹,手里还握着那把切西瓜的刀,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。那一幕,仿佛被时光定格,成了记忆中最温柔的画面。

最难忘的是偷瓜的趣事。月明星稀的夜晚,我和小伙伴摸黑往瓜田去。露水打湿裤脚,蟋蟀在草丛里拨动琴弦。正要下手,忽见远处有星火明灭——是守瓜田的赵大叔。我们屏住呼吸,看那点红光在瓜垄间游走,像只提着灯笼的萤火虫。最后是爷爷打着电筒来寻,竹烟管敲在我们脑门上:“两个小贼,回家吃现成的不好?”

后来长大了,离开了乡下,每年夏天也能买到各种各样的西瓜,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那种亲手掰开瓜皮时溅出的汁水,那种姐妹争抢着吃的热闹劲儿,还有爷爷慈祥的笑容,似乎都被封存在了那个遥远的夏日午后……

西瓜味的童年,是甜的,是清的,是旧时光里最柔软的一角。

童心里的五彩绳

谭哲胜



端午节的阳光斜斜地照进院子,老伴给小外孙女戴上五彩绳。十岁的小外孙女眨着圆溜溜的眼睛,高兴地对老伴说:“姥姥,我也要学做五彩绳!”

老伴笑着问她:“你都戴上了,还做它干啥呀?”

“姥姥,咱家的五只猫以前都是流浪猫,现在到咱家了,我要让它们健健康康的!还有小狗海星,我也要给它戴上!”小外孙女拉着老伴的手,一脸认真地对老伴说道。

于是,老伴就开始教小外孙女学做五彩绳。老伴找来五彩线,挽起裤腿,把五根彩线轻轻扭在一起,在腿上来回搓动。彩线像听话的小精灵,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漂亮的五彩绳。小外孙女看得目不转睛,随后有模有样地学起来。她的小手还有些笨拙,彩线在指间缠缠绕绕,好几次都乱成一团,但她也不着急,小嘴嘟囔着“你再不听话,我可要打你了,你别欺负我小”,重新耐心地摆弄。终于,一条歪歪扭扭却满是心意的五彩绳诞生了。

小外孙女先给五只小猫戴上,又小心翼翼地把五彩绳套在了狗狗的脖子上,嘴里念叨着:“海星,戴上五彩绳,就健健康康啦,我们一起玩!”海星是我家小狗的名字,可当她看到海星戴上细细的五彩绳不太好看时,又噤噤跑开,翻出自己的头绳,重新做了一条给海星戴上。还觉得不够好,又央求妈妈买来了六